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第三十八回 王寶珠貪淫損命 錄金言警世除魂

話說王寶珠正見妙能索命，被她陰魂拈著一條鐵棍，向寶珠打去，已是昏絕，大叫一聲，早已死了。於是王老夫妻見了，悲哭不止。想我二人，單生他一個，見死了，命家人備辦棺材，收拾已畢。這是好色貪淫的收成結果，此後望我朝官商士庶人等，千萬勿學這王寶珠。正所謂：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。

這貪淫之事，更甚於殺人，夫殺人必有所因，或為仇為怨而後殺之。而貪淫一事，非謂其仇於己而後淫之也，故雖妓女，亦不可淫。雖然我有錢與她，此亦人女也，因父母貧窮，或因負累所致，而賣身者也，故云，妓亦猶人耳，且不可犯，何況於閨門處女，寡婦尼姑哉？夫嫠婦寡妻，形單影隻，遙遙歲月，守節原難，或以非禮犯之，巧計誘之，何也？使她數載貞心，片時掃地，新奸歡於黑夜，故夫哭於黃泉，祖宗髮豎，鬼神俱裂，淫罪深重，斷難寬宥。若云僧尼道姑，已經出家，若加淫亂，比尋常淫惡又加一等。削髮披袈，律戒森嚴，以既歸空門之體，而與之行淫，縱菩薩低眉，暫且由他，而道天敗理，於心安乎？此所以有無間地獄也。

又有閨房處女，及笄之年，情事未知，欲心已啟，或遇勾挑，而斷臂以見貞，剖心以自裂，如此剛志，能有幾人？是以鑽穴爬牆，較已嫁之女為易動，豈知一旦失身，終身抱垢，有慚花燭之窗，殊愧奠雁之禮，琴瑟必乖，家道非吉，淫罪如天，斷難寬恕。且婦人一身名節，自處女始，設計圈誘，是償我片刻之欲，損人終身之操，即後來婚嫁，使父母暗傷體面，夫家現被醜名，縱臨婚混過，隱微常覺羞慚，即能教子成名，大節終歸虧損，即使貞節一世，已是清白玷污，豈不於女可恨，於男則罪大惡極矣。

青春少婦，貞心未定，烈志未堅，朝夕引誘，食物授其所好，衣服迎其所愛，豈止美貌得其歡心。況人既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但邪腸一軟，而苟合遂成，於是壞名節，夫恥以為妻，子恥以為母，翁姑恥以為媳，父母恥以為女。族黨因之而含羞，戚友因之而蒙垢，辱及宗祖，污流數代，難辭其咎，天地所不容也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，淫人者，不獨亂夫婦一倫，並亂人父子兄弟，甚至使彼祖先，有非類之痛，神誅鬼責，豈能逆乎？乃有人饑寒窮困，萬不得已，將女賣於人，原是切齒痛心之事，為主人者，當如己女看待，勿行污辱，其愛惜之心，實與我女無所異也。

以禮遣嫁，則亦良家夫婦，苟從而亂之，是即淫人妻女矣，夫天地又豈能寬假而不加譴責乎？人於婢女，不肯留心憐恤，稍有姿色，即行姦淫，但情衰愛弛，又復轉賣取值。甚或死於毒婦之手，流落淫媚之家，而獨不思彼離其父母，而歸於我者，即以我為父母，忍令摧殘棄擲，若如此者乎？平心思之，通身汗下矣。

婢女二□歲，即宜擇配，不宜禁錮終身，以損無窮之德也。每逢見少年僕婦，執役房中，見其有色，則肆意淫亂，使其夫知之，小則懷怨憤之心，大則懷殺主之意，即或不知，或奸而生子，是使我为父也，忍乎哉？即不生子，而堂堂六尺，與奴婢下賤，愛此敗柳殘花，屑乎哉？此其罪即輕於良家婦，而禍之烈始有甚焉。然陰律斷淫罪，未嘗云淫婢女僕婦者減一等論，則其罪無異於良家。倘獲婦女，多被凌逼，試思此輩皆良民，或因貧賣身，既役其身，又復亂其妻女，作何消受。及亂而生子，則此子流為其僕，使此子事我，是兄弟相主僕也。萬一生女有色，已復亂之，是父奸其女也，己之子姪從而亂之，是兄弟姐妹相奸也，聚室宣淫，廉恥盡喪。以淫色之故，乃使祖父相承，而血脈自我而亂，豈不傷哉？今之主人者，多以非禮辱使僕婦，甚至宿其將嫁之女，奸其初婚之媳，使其含羞忍辱，不可對人，至於貧人之婦，或資乳食餬口，彼既撫抱我子，不為無功，我反從而亂之，其為神之所怒，不亦宜乎？

或僱乳婦，擇其少艾者，盼其多乳，彼應聘而來，捨其子女，離其丈夫，三年撫育，倍勞於生母。午夜淒涼，猶苦於寡居，其夫鰥守空牀，心愁失節，固於窮乏，無可奈何。為主人者，誠禮以自持，戒勿相犯，子女必昌。夫世間男女之事，最易濡染，然形格勢阻，或禁其欲而不得縱，若至花街柳巷，以為風月場中，不妨任人取樂。夫當娼幼時，父母愛惜，指望日後嫁一好人，永遠作一親戚往還。迨年齒稍長，為官糧所迫，或為官債所凌，隨入火坑，脫身無計，獨居則淚眼愁眉，逢人假意笑，強歡娛，欲捨此以從良，鴛母從壓制之。有人心者，正宜深憫，而乃視為閒花野草，豈非與於不仁者甚者也。無論破身傷家，能保妓不孕乎，孕而生女，則己之女為娼。即孕而生男，人皆不承認，則己之子將流於污賤矣。嗟乎，以色淫而亂祖宗相承之血脈，豈不傷哉？

世之別種狂癡，漁肉女色，往往外借朋友之名，內圖夫婦之好，以同形同體，創天地未有之殺，淫其幼者，何異吾子吾孫；淫其稍長者，何異吾弟吾姪，宜兄宜弟之為何，而流污若此？而稍知禮義者，必當翻然改悟矣。夫男女私通，形同禽獸，或更蓄變童，以同形之體，巧為淫合，晝夜自思，成何體面？且群小狎邪，變亂家規，引狼入室，其害當有不可勝言者，此皆戒邪之妙旨，實欲天下人，皆以忠孝廉節為心，為善去惡，勿淫為望，故抄其大略，以為警世小補云。

且言天子與日清在路上，東遊西玩，甚是自得。一日行至一處，叫做段家莊，但見：

黃松棲鶴枝枝秀，綠竹交加數百竿。

老樹龍吟聲徹耳，風移林意漸生寒。

又只見那農夫在陌上鼓腹謳歌，欣欣自樂；牧童在樹蔭之下，踏踏歌聲，悠悠笛曲，正是：

太平天子樂，盛世庶民安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